

四高老师“高爷爷”

肖辉春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。7日那天，我有幸见到“高爷爷”。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了，已经九十一岁的老人看见我，有些激动，一把拉住我，手里拿着一张黑白照片，那是在板市中学担任校长时与“高爷爷”在破四旧遗留下来的石狮旁边的照片。他一遍一遍地对我说：“我时不时地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看、摸摸，照片记录的时光令我怀念。我好想看看你。”

照片里有一个故事，时光流逝，我近乎忘却，见到这照片，我的脑海里才清晰起来。那是1989年下半年，我跟同事肖高清主任在石狮旁闲聊，高爷爷也加入进来。肖高清主任得知我曾经是高爷爷的学生，戏谑地要跟我打赌，让我当着高爷爷的面叫他的名字，叫对了就给我现金一百二十块钱。在我的眼里心里，高爷爷永远都是我的老师，我的“四高老师”，别说是一百二十元，即便是一百二十万元，也不能容忍我有丝毫的亵渎与不尊。因此我没叫，也不敢叫。

是的，“高爷爷”是我在板市中学念初中的老师。拂去记忆上的尘封，“四高老师”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能不写出他的名字，但我的心里还是怯生生的，只能深深地说一声对不起，老师。

我的老师大名李志高。因为年龄、辈分、资历、学识诸多因素，板市中学历任老师无论性别、年龄一概叫他“高爷爷”，校领导也不例外。相见恨晚，许多往事涌上心头。我想用拙笔记录一些点滴，以表达我的景仰、尊敬和感激。

我的老师德高。他一九四八年开始耕耘三尺讲台，他当校长，以德服人、正身示人，时时、事事、处处从事业大局出发，日夜操劳，殚精竭虑。他当老师，处处为学校着想，无论工作如何安排，职务如何升降，他都乐意接受，不讲价钱，兢兢业业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不计得失，工作从没有让领导为难、操心。“高爷爷”从教四十多年，历届老师学生提起他都翘指放心。他一脸慈祥，为人厚道，从教几十年，没有因个人原因与同事红过脸。他做班主任，为学生成长呕心沥血，他对待学生一视同仁，在他的眼里，没有差生，在他的心里，只有学生成长的账本，没有家贫家富的概念。一个叫李书社的学生，家境贫寒，兄弟多，冬天穿着单薄，冻得瑟瑟发抖。课间，老师总会把他叫到自己的住房，让他坐在自己座椅上烤火，倒上热水给他喝。几年后李书社进了军营，还时常念叨老师，多年后他带上孩子来看望老师，心存感激地告诉孩子说，他老就是给我雪中送炭的“温暖爷爷”，你给我记住了。

我的老师才高。他是一个杂家，琴棋书画，吹拉弹唱无所不能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他组织秧歌队，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；自己创作，自己导演民间小调《王大娘补磁缸》娱乐群众，深受喜

爱。球类、田径、体操，无所不通。任教体育那些年，他是各竞技项目总教练，每每参加县区各项竞技运动会，都会取得好成绩，总会有冠军进账。他在排球项目中的大力勾手发球，更是无限威力。我在任教民办期间向他请教，就凭这一招，我们一所村小的女子排球队一举夺得全县小学组的第五名。他出的黑板报版面精巧，构思独特，赏心悦目。原板市中学礼堂外墙有一块六米多长的黑板，只要是他编排的黑板报，驻足观赏的师生特多。中午休息那段时间更是人头攒动，很多同学还把版面描下来。我在此期间受益匪浅，为我在以后的学习阶段为班、校编排黑板报受到观摩点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我的老师品高。四十多年的执教生涯，可谓桃李满天下，这么多年辛勤耕耘，这么多重真诚付出，他从未想过回报。一批批经他教导或救助过的学子、学孙都成人、成才，有的成了行政干部，有的成了将校军官，有的成了学术精英，有的成了商界巨子。他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生活多么拮据，他默默承受，从不向学生透出半丝音讯，有时候为逃避学生的光顾和“纠缠”，甚至频繁搬家。逢年过节，学生想去看望、拜见，总是找不到人。记得我在板桥工作期间跟老师聊过几次，他的几句话让我肃然起敬，“做老师的，师品最要坚守，这是职业底线，如果老想回报，这样的老师人品有问题，是自己作贱，不值得尊敬。”“做学生的，学到本领，报效国家，奉献社会，反哺大众，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。”虽然话语平常，却让我终生受用。

我的老师志高。人如其名。自从他登上讲台的第一天起，就立志要做一番事业。他常说，不求轰轰烈烈，但求无怨无悔；不求功名显赫，但求默默无闻。他以自己的坚毅与执着、顽强与勤奋，在这三尺天地创造出看似平凡的伟业，敲奏出一个个优美动听的音符，践行了他要做就做最好的初心。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出任金乌井完小校长，学校作风生水起，特色鲜明，受到区、县两级政府的大力推介和表彰。因此，他还作为教师代表出席了衡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。他不是科班生，没有系统学习政史专业，年近五十，改教初三政治。他苦学苦钻，加班加点，放弃寒暑假，牺牲星期天，硬是将板市中学初三政治学科从连年垫底，一跃成为全区老大，且保持到退休，写下了板市中学初三政治学科最绚烂的一页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的亲友劝他改行，他的学生拉他合伙经商，他断然拒绝：“我早年就立志在三尺讲台这片天地书写我的人生，用我微弱的光去照亮学生的成长道路，你们动摇不了我的初衷，我会一直走下去，直至丝尽成灰。”

一日为师，则终生为父，我们这些学子学孙真把老师当成父亲、爷爷。多年的风霜吹拍，老师已经风采不再，银丝稀疏，目光浊黄。然精神尚好，手腿灵便，令人欣慰。我们真诚说一声，“四高老师”是我们的福气，您一定要好好保重！

劳动赞歌

胡巨勇

是犁把水响的弹奏声
 平仄这布谷婉转的啼唱
 在诗情的田野上
 把季节的心事拔节

是三尺讲台洗礼心灵的抒情声
 呼应着粉笔激情的节拍
 在一双双求知的瞳孔里
 把园丁的情怀抬高

是流水线上青春绽放的吟哦
 伴着着汗水挥洒的旋律
 在打卡钟的见证下

把时代火红的愿景拉长

这支歌厚重绵长
 有着脚手架上高升的希望
 有着炼钢炉里沸腾的梦想
 韵律是阳光拂过心源的无私

这支歌高亢豪迈
 穿透岁月无言的沧桑
 用奉献填词 用勤劳谱曲
 久久回荡的颂词
 唱响五月的主题



“吃鬼人”唐建凡

周游

“地不平”。“地不平”知道明里搞不赢，便请唐建凡用害手。其时正是雪天，村支书被妇女主任的老公请到自家喝酒，一面请唐建凡作陪。当时喝的是烧开的湖之酒，每人用装水的搪瓷杯满满一杯。只听“咣咣咣”碰杯响，三个男人的脸便渐渐红紫起来。借着酒兴，村支书问：“唐建凡，别人都说你学害手，往人肩上轻轻一拍，就可以害死人，当真不咯？”这唐建凡半醉本醒，自夸道：“那当然！莫说是人，就是一棵南竹，我也可以要了它的命。”“你嗨吧，我就不信，你往我肩上拍拍看。”村支书又说。“当真拍？”唐建凡眯着双眼，又追问村支书一句。“不当真，还当假吧？”村支书接着说。于是唐建凡伸出左手，往村支书肩上轻轻一拍。据“地不平”后来传播：村支书顿时索索发抖，汗滴像六月天的雷雨一样噼噼啪啪往下掉。当天晚上，酒喝到深夜，村支书在返家途中，路过一口水塘，一脚踏空，便见阎王爷去了。

这事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，村民在暗地里交头接耳，都说唐建凡使用害手害死了村支书。人们看那“地不平”走路的样子，总觉得拖着一个斜斜的影子，又说是唐建凡给“地不平”画了道护身符，所以如影相随。新上任的村支书为此十分不快，便在大队部召开扫除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批斗会，安排民兵在批斗台摆放两截南竹。待到一众村民站在台底下伸长脖子像鸭子一样观看好戏时，民兵营长大声问：“唐建凡，你会接手接脚啵？”意思是连接断了的骨头。“我会呢。”唐建凡怯怯地回答。“那你把这根断成两截的竹子接起来！”民兵营长接着大声说。“我哪会接南竹呢？”唐建凡的头低了九十度。“不会接，那你就是欺骗贫下中农咯。你罪该万死咯。”民兵营长大喝一声“打”，民兵们的拳头就像擂鼓槌子一样砸向唐建凡。台下的村民便惶惶然，像秋后的蝉一样禁了声。过了一阵，民兵营长又大声说：“唐建凡，你学了害手啵？”“我哪里学了害手呢？”唐建凡登时索索发抖。“你赌咒，如果你学了害手害死人，你就死崽瞎眼！”民兵营长用手指着唐建凡的鼻子。“我唐建凡呢，青天在上呢，若我学了害手害人性命呢，就死崽瞎眼呢。”唐建凡便赌了咒。那民兵营长还不放手，捆绑唐建凡一只手一只脚吊起来，吊在放电影的银幕架上，当地人叫做吊半边猪。后待到集合的村民都散去时，“地不平”怯怯地把唐建凡解下来，撬开唐建凡的嘴巴，给他灌了一碗水，唐建凡才从昏死中悠悠醒转。

这事过去一年，唐建凡唯一接香火的9岁儿子，得了急性脑膜炎，夭折了。又过了一年，唐建凡瞎了一只眼。

唐建凡,本为邵东人氏。未婚之时,拜师学艺走江湖,学的是下九流的勾当,吃鬼(捉鬼)接骨喊魂打卦等。来到翠鸟崖时,他被翠鸟崖冲里好山好水好人拖住脚不走了,日后便成为翠鸟崖一个叮咣叮咣响的人物。当地人把山里叫冲里,把平坦地方叫町里。那时候,因为点煤油灯,一到晚上,翠鸟崖这个冲里便一片漆黑,加上山高谷长树木森然,坟山偶尔点点磷火,村民总觉得野鬼游魂在屋场里晃来荡去,一天到晚战战兢兢。于是很多村民信鬼信神信菩萨,唐建凡也因此有了用武之地,便今天走东家明天串西家,后招郎上门,再也没有走出翠鸟的鸣叫。

相传某一天,邻组一户人家生孩子,堂客突然血崩,昏死过去。儿女登时哭成一团。男人一见不妙,三步并作两步请来唐建凡。只见唐建凡对着月亮方向烧了三顶钱纸,然后拜了三拜,回头把堂客抱在怀里,口念:太上老君,急急如律令……念过九遍,堂客悠悠醒来,血崩也戛然而止。于是村里人左家传右家,狗耳朵里传猫耳朵里,都说:“鬼上了那个堂客的身,这个唐建凡好狠咯,手里拿着两把大刀,你看不见嘞,洗刷洗刷把催命鬼刹了,堂客才起死回生。”又相传,某家毛伢(小孩子)吃鱼,刺卡喉咙,也请他画符治病。只见唐建凡端起一碗清水,伸开两个指头对准清水,眉头紧皱,眼白上翻,一面念念有词,像是和尚念紧箍咒。然后,毛伢一口气把水喝完。只听“咕噜咕噜”响,毛伢吐吐舌头,摇摇脑袋,噫,鱼刺化成水到肠子里去了。

唐建凡做这些事情,当地人称之为修阴间,意思是人在阳世修路架桥、扶危济困,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定会享福。

冲里人还说唐建凡也学会了一些怪怪的东西,当地人叫做害手。据说这个害手的训练方法很独特,须得取一公一母两只大蜈蚣,烧死成灰烬,用瓦片装着,置于屋顶吸收七七四十九天露水,致使这吸贮了天地精华的蜈蚣灰奇毒无比,作为练功人的内丹。然后练功人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练功,一连又是七七四十九天。训练时,如遇人偷窥或者撞破,就不灵了。待到第四十九天,将蜈蚣灰泡水喝下,便可宣告大功告成。那害手学到精时,往人肩上轻轻一拍,这人再过七七四十九天,便无疾而终。所以邻居之间因此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口角,积怨日深,狠毒的便想些阴招,请害手来帮助自家害对方。据说当时的村支书跟村妇女主任有些偷鸡摸狗的名堂。这妇女主任的老公是个腿有残疾的人,外号叫做